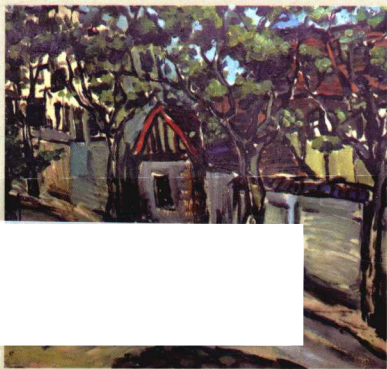


上海之妖

朱 蕊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之妖

朱 蕊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之妖/朱蕊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58-1104-9

I. ①上…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5236 号

上海之妖

朱蕊/著

责任编辑/杨柏伟

封面绘画/王达麟

技术编辑/丁多

装帧设计/郦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o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10,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04-9/I·316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几点黄花满地秋	1
晚风吹来欢乐的歌	27
阅读一张上海地图	35
美丽的红绿白	47
上海之妖	54
上海的一个夜晚	58
拐角咖啡馆	63
女红	67
出发抑或抵达	71

目录

一天	80
美人酒	85
沧桑的情味	89
循香	93
式微式微胡不归	98
美人扇面桃花痕	103
闺中情思谁人知	111
可爱的女人	117
红妆	123
纵死侠骨香	129
刀光剑影	134
身体·爱情·死亡	140
冰川下的岩浆	153
邂逅·分手·恋爱感冒	160
罗曼史·布蕾亚·自由飞翔	171

幸福是什么	180
飞鸟和游鱼	190
少年情怀总是春	194
那只鸽子是什么意思	200
日出和雨	205
在澳门逛街	214
思维修	220
这算哪一行?	224
心在哪里	229
雪娥和美导	234
时间去哪儿了	239
也是蛮拼的	244
安宁去哪儿了	249
后记	254

几点黄花满地秋

昨天接到短信，朋友要来报社找我，说是可能和广告什么的有关。我虽与广告无关，但朋友总是要接待的。

噢，我们报社现在广告部门在哪里？他要来的话我不晓得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我要先探探路。

报社搬到莘庄有些时日了，但我对报社一点也不熟。大前天下雨，我开车去报社居然找不到地方了。可能是分心，也可能下雨时路况不太一样，对我这样的只看景色不认路的人来说是会有麻烦的，于是，该小拐时没拐，然后就怎么也找不到报社那条路了，往前往前，怎么上

了高架？不对呀，赶快下去，拐个弯掉头开回去，怎么那么多隔离带，开过去看看不对再掉头，几个头掉过自己都晕了，报社啊，你到底在哪里？不急不急，定定心辨辨方向。终于看到家乐福了，哦，大拐过去，报社赫然就在眼前，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办公室说起此事，大家笑我，连上班的地方也好寻不到的，什么人哦。是啊，想想也是好笑的，现在还经常会跑错方向，应该往西，我却往东，那是一个习惯性的方向。如果在汉口路大楼我当然是不用想就知道什么部门在什么地方的。再早一点的广告部门在哪里我也都刷刷清。

汉口路 300 号《解放日报》大楼还没建起的时候，我们先后在汉口路 274 号和 309 号上班。309 号是原先的《申报》馆，老报馆的味道十足，那时楼下就是广告部。《申报》是上海历史最悠久、出版时间最长的一种中文日报。《申报》1872 年问世，而一直到临近中国近代史尾声的 1897 年，一份由外国资产创办的中文报纸《字林沪

报》，才开始增出一张中文版的附属报纸《消闲报》。那时《字林沪报》与《申报》成为竞争对手，并在竞争中共存了 20 年。《申报》后来的深入人心，可以从上海人的闲话中体现出来，上海人称所有报纸为“申报纸”。比如说“迭戈么事（这个东西）拿申报纸包一包”。申报纸的用途曾经很广。好像记得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有时就拿用申报纸包的食品乘有轨电车，食品上的油透过报纸渗出来。

申报馆的这座大楼是在原来二层砖木结构的原址上重建的，建成于 1918 年，是早期的近代式建筑，外墙檐口和壁柱均有花纹，据说带有新古典主义的装饰风格。它是一座五层楼的灰色建筑，在山东路汉口路的转角上，很沉稳的样子。现在它是“新旺茶餐厅”，但那时候，我们在汉口路 309 号上班，茶餐厅是广告部——印象最深刻的是老申报馆的穹顶，由粗大的立柱撑起一个偌大的厅堂，顺着立柱望去，弧拱形的石膏踢花繁复复，与其他地方比起来，它是豪华到几乎奢侈了。这个有着漂亮穹顶的大厅就是我们广告部的营业厅，因为高大，大

厅里便搭起了阁楼，许许多多的人密密麻麻地坐在里面，与美丽穹顶朝夕相处。我们也很习惯在有着这样漂亮穹顶的单位上班，不以为意。如果有人来寻广告部，将他带过去就是。

广告部营业大厅的侧面有门房，再里面一点是电梯，一台有人操作的电梯，行驶时发出不太厉害的机械转动声，天天上班，与电梯操作员很熟，点头、打招呼、寒暄，再听着电梯行驶的声音上到三楼，一种很人情味的感觉。三楼有我的办公室，如果早到，办公室的门就还紧闭着，那种漆成深色的厚重的门，在门上钉有一个大大的报插，当天的报纸已经到了，有工友已将灌满了开水的热水瓶放在门旁，种种体贴周到，让人心里温暖。

当看到办公室里那些橙黄的或深棕色的大大的笨重的写字桌时，会有一种悄悄滋生的喜悦溢上心头，想象自己坐在那里统领不知多少万字兵词将，像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将军。办公桌上是那种黄铜底座、绿色玻璃灯罩的老式台灯，黄黄的灯光洒在桌面上，是可以从字词当中走入时光的。走入时光就到达“写字间”，非常有力

的传统，要知道我这个办公室就是过去申报馆的写字间，想来，到我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根本变样。对的，我这样认定是有依据的，我认为我看到过当时的写字间，就是在汉口路 309 号，在参观完一间壁板装饰考究的房间后，有人就讲这里以前是史量才的办公室哦。这个地方，随便转一圈都是历史啊。还记得刚来时部门里的同事带我到一个硕大的写字台前对我说，这个写字台以前是姚文元的，撇开政治不谈，迭戈人还是蛮有“才气”的，无论如何，他的文章曾经影响深重。你也可以在这个椅子上坐一坐，也算和著名的“文人”有点关系了。

黄色或者棕黑色的办公桌上放着印成绿色的稿纸。那时外面文具店卖的稿纸一般为 300 字或 500 字一张，而我们报社的稿纸是 270 字一张，很是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报纸的小样为 27 个字一行，就是报纸上的两栏，一栏 13 个字。270 个字的稿纸写起来很好算字数，一写就知道栏数，以及可以在版面上占多大篇幅。讲起写文章，当时最让我佩服的是许寅。报纸记者都有条线，各人分管一摊，

可他没有，但他偏偏哪条线都有朋友，哪条线到他那儿都能出新闻。他是自由人。当时不像后来，条线意味着利益，大家头破血流。他拿起那绿色的稿纸哗啦哗啦，一会儿就是一篇，真的是倚马可待。且他的文章是用不着编辑再编的，一次成“报”。如此这般的牛人，不是什么大学培养出来的，他出身于《申报》练习生。

许寅让我想起一个被描绘得神乎其神的人，邓拓。1961年的辰光，邓拓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说邓拓的能写，就是倚马可待四个字。见到许寅，我晓得了什么叫倚马可待，也晓得了倚马可待不是不可实现的。想起来1961年，吴晗写了《论骨气》，将中国文化中硬朗一面的传统加以宣扬。他讲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讲不食嗟来之食，讲“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中学课文。

但现在的读者，真的能理解1961年吴晗写《论骨气》时的语境吗？关于骨气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这一直被文化传统认定为至高无上的道德，总是说“行若由、夷”（“由”是许由，“夷”是伯夷）。比如明方孝孺的坚不贰臣不为明成祖朱棣所用，他写下“燕贼篡位”四字令他被株连十族（九族外再加师生友朋一族），致数百人丧生。还比如史可法被困扬州，多尔衮劝降，史可法拒降，慷慨赴死，“全始终之德”。他死后，就发生了史称“扬州十日”的大屠杀，扬州八十万生灵涂炭。据说，因为史可法不降，至攻城的满洲建虏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因此下令屠杀扬州百姓。这样说，史可法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降和不降都难以选择，保全个人名节和保全城中百姓性命（当然，他说过：“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孰轻孰重？或者，当然他也不能预计身后事。无论如何，照理，明清确是不共戴天，反清复明也曾是仁人志士的正义斗争，只是时间过去几百年之后，满族的旗袍则成了当今中国

服饰的标志，中国元素一定要大红灯笼和龙凤旗袍的。前不久看到一则消息，有一家民间的时装表演团体走出国门，就是以到各国去展示旗袍为己任的，说是展示中国人的风采。此一时彼一时也。

此一时，是不是也会有人认为叔齐伯夷所为有点迂腐呢？你们可以反对汤、武革命，反对“以暴易暴”，但何必不吃饭呢，吃饱了饭，管它哪家的饭呢，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吃饱了才是硬道理，吃饱了才更有力气反对嘛。这可能是现代人的过分实用主义，以现代小人之心度古代君子之腹。至于方孝孺，他反对的明成祖朱棣被历史证明是有治国雄才的君主，朱棣迁都北京，北京从那时开始就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而朱棣统治时期史称“永乐盛世”。因此也有人认为方孝孺不贰臣致数百人被杀不值得，更有甚者认为他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名节而罔顾他人死活（八百多个人一个一个捆到他面前诛杀，一直杀了七天！最后他才被凌迟处死碎尸万段）。我想，这种说法对方孝孺太苛，用现在的眼光看，方孝孺应该可以决定为谁工作和不与谁合作，朱

棣因而株连十族是滥杀无辜，暴君行径，不能因为有了“盛世”就抹杀所有罪恶。一码归一码。当然，用历史的眼光看，方孝孺的选择也大概成全了他对于气节风骨的个人理解。

刚刚提到了邓拓、吴晗，再加一个廖沫沙就是“三家村”了。彼时还是1961年（怎么都在这一年，那是个什么年代啊），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约请此三位合开一个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借谈古以论今。专栏一直开到1964年。但到了1966年《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就遭到了批判，先是《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文章——又要说到姚文元了——后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文章，全国开始声势浩大地声讨“三家村”，这成为了“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

我有幸在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地方上班，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被历史撞了，在这种时间和地点的默契下，你要装不看到历史也是不行的。

许寅退休很多年了，没想到，前几天吃饭时还有人说起他的轶事。可能是“文革”中或“文革”前的事了，反正是我还没进报社那会儿。同事说，一天，许寅一人跑到同事某某某家里，某某某不在，家里只有刚上中学的孩子，孩子对他说：“妈妈不在。”他说：“我知道啊，在的话，还不出来？”孩子又说：“爸爸也不在。”许寅说：“我知道啊，你爸爸在，敢不出来？”许寅一面说一面在小孩做功课的饭桌对面坐下了。小孩眨巴着眼睛看着他，憋出一句话来：“许叔叔，我不会烧菜啊！”许寅笑了：“没关系啊，那你会不会烧饭？”然后，许寅走到碗橱前，翻看一遍后对孩子说：“好吧，你烧个饭就可以了。”孩子真的就去烧饭了。许寅拿出碗柜里的剩菜，就着孩子烧好的饭，非常享受地完成了他的大餐。临走，他还让孩子找出一个玻璃瓶洗净，将吃剩的咸菜炒毛豆装瓶带上了，“你妈妈烧的这个毛豆子太好吃了。”许寅凭啥到别人家像到自己家一样？这问题估计大家也想得明白，因为他将别人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一样办的。不

然，他如何可以朋友遍报社内外？

这一类许寅的轶闻听到的不下十几个版本。有一回，许寅下乡，可能类似现在的“走转改”。到了农村，他坐上了农民的手推车去另外一个村子。开始他是面向前坐着，良辰美景，风光无限，只是安静得就听到车轱辘轧过地面的辘辘之声，他心里不免就发起毛来，慢慢地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推车的人坐着。推车的问他：“你为啥反着坐啊？”他答：“正面的风景看过了，反面看也有风景啊。”然后他脱下外套抖搂抖搂自说自话“早上出来忘带钱包啦。”后来回来他告诉同事，他是怕在那样荒僻的地方碰上个劫财的，然后再来个杀人灭口就好玩了，他那是未雨绸缪做预防工作呢。他讲起来又是绘声绘色的，大家笑死。这样一个貌似不羁的许寅竟然也有害怕的时候。而那一派的名士风流，让许寅成了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这个传说中的人物那时很是鲜活，他叫汤娟“小汤娟”（汤娟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我们的前辈，但在许寅那里她是小的），叫得汤娟更加娇小糯软了，就是苏州女孩的范儿。他叫我“小朱蕊”，当时我比较年轻，大